

马伯庸

作品

古董局中局

新版

只要秉承求真之心，手握无伪之物，任尔东南西北风，我自岿然不动

- 4 -

明眼梅花

CS
湖南文艺出版社



古
董
局
中
局

马伯庸

作品

新版

4.
明眼梅花

CS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湖南天卷
CS-0007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古董局中局 .4 / 马伯庸著 . — 长沙 : 湖南文艺出版社 , 2018.6
ISBN 978-7-5404-8635-8

I . ①古… II . ①马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067778 号

© 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。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。未经权利人许可, 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、插图、封面、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, 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。

上架建议: 畅销·长篇小说

GUDONG JU ZHONG JU.4

古董局中局 .4

作 者: 马伯庸

出 版 人: 曾赛丰

责任编辑: 薛 健 刘诗哲

监 制: 蔡明菲

出 品 人: 郑冰容

特约监制: 游婧怡

特约策划: 邢越超 张思北 刘宁远

特约编辑: 朱冰芝 胡 可

营销支持: 李 群 傅婷婷 张锦涵

封面设计: Topic Design

版权支持: 中联百文

版式设计: 李 洁

内文排版: 百朗文化

图片来源: 视觉中国

出版发行: 湖南文艺出版社
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: 410014)

网 址: www.hnwy.net

印 刷: 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87mm × 1092mm 1/16

字 数: 412 千字

印 张: 24

版 次: 2018 年 6 月第 1 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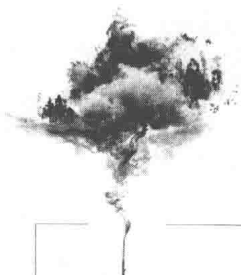
印 次: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404-8635-8

定 价: 49.80 元

若有质量问题, 请致电质量监督电话: 010-59096394

团购电话: 010-59320018



古董局中局4

序

朝奉，是一个古老的名词。

这个名词最早可以追溯到汉代，本是一种朝廷官员的头衔。到了唐宋年间，朝奉成了一系列固定的官职名称，如朝奉使、朝奉郎、朝奉大夫等。这个称呼后来延伸到了民间，像士子、大店铺主人、有身份的富商，也会被称为朝奉。到了明代之后，朝奉变成了当铺掌柜的尊称，负责收货厘价，是当铺的核心人员。谁去典当物件，在柜台上打招呼都得拱手道一声：“朝奉。”

随着时代发展，“朝奉”现在已逐渐被人遗忘。对绝大多数老百姓来说，这已经变成了一个陌生而神秘的词语。

但是，对我来说，“老朝奉”却是一个无论如何都不会忘记的名字，它属于一个人。

这个人，他出卖了我爷爷许一城，以致其背负污名含冤而死；他设下圈套，逼迫我父亲许和平投湖自尽；他又派人来骗取我的信任，杀死我的朋友。这个名字，就像

是一个狰狞的恶鬼，纠缠了我们许家三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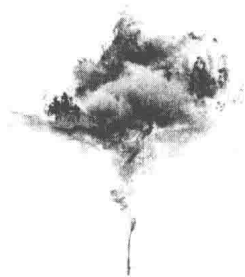
他一手建起了覆盖全国的古董赝品制贩网络，其已成为中国文物市场上一颗极大的毒瘤。

于私，我跟他有数不清的账要算；于公，老朝奉的势力不拔除，那古董市场将鱼龙混杂，永无宁日。

老朝奉到底是谁？我必须搞清楚，否则我一辈子都不会安生。

在《清明上河图》事件中，我和老朝奉短暂联手，挫败了百瑞莲的阴谋。作为交换条件，老朝奉答应与我相见，把这几十年的恩怨一次了结。

现在，真相距离我近在咫尺。



目录 Contents

第一章 凤凰山下的意外发现

药不然现在是我心中最大的一根刺、一个谜。如果说老朝奉是我
要了结的仇恨，那药不然就是我急需解开的心结。他确实背叛过
我，但也救过我。那家伙玩世不恭的面容背后，到底隐藏着什么
心思，我从来没搞明白过。药不是轻轻叹息了一声：“他到了今天
这步，我也始料未及。这家伙到底是怎么打算的，我这个做大哥
的，从来没搞明白过。我们两个联手，也许可以弄清楚。” / 001

第二章 油画中的线索

我忽然发现，鬼谷子穿的那件衣服的袖子上，似乎有一处白口，
狭长细微，不仔细看，看不出来。就好像鬼谷子穿的是一件棉袄，
被划开了一个口，露出里面的棉花来。我赶紧拿起其他几个罐子
的照片，发现每一个罐子上，在这个位置都有一个白口。我手里
没实物，从照片上看，白口边缘略显圆滑，显然凹痕在胎体进窑
前就有，不是烧出成品再刮出来的。换句话说，这肯定不是无意
的过失，而是在批量生产时故意这么做的，每个罐子都严格遵循
一个固定的标准。 / 039

第三章 “三顾茅庐”青花罐

瓷器和木器之间的关系很密切。古董家具的摆设很有讲究，配青铜太阴，字画又太轻，玉器金器又不宜多，只有配瓷器才最为自然。桌上瓷砚瓷盏，架上瓷瓶瓷雕，香几瓷炉，屏风瓷罐，床上瓷枕，橱中瓷盘。因此，古董行当有句话，叫“瓷衬木，木托瓷”，两者陈列，谁也离不开谁。沈家和药家经常互相借器物帮衬，大家都已习以为常，并无可疑之处。青花“三顾茅庐”盖罐是件罕有的宝贝，摆在大门口，博览会档次立刻就上去了，绝对是一件增光添彩的事。/ 061

第四章 顺藤摸瓜

药不然一看我的反应，点头道：“你若跟我哥联手，自然也是听过了天青釉马蹄形水盂的故事。不过，他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你知道吗？老郑家当年在长春，外号叫作‘西厢郑’。因为他们家最著名的一件收藏，乃是青花‘西厢记’人物盖罐，焚香拜月，举城皆知。”我的喉咙一下子发干。这是第三件人物盖罐！在“鬼谷子下山”“三顾茅庐”之外，原来还有一件是“西厢记”！第三件人物罐终于露出它神秘的一角。/ 091

第五章 “飞桥登仙”绝技再现

这银线在半空划过一条优美的弧形，尹银匠左手提线在瓶口一绕，同时，右手用夹子往外圈一压，犹如太极中的举重若轻。银线在双手钩夹的捏弄下极为服帖，飞快地在瓶口缠成一条长带，格出内圆外方的形制。尹银匠双臂猛然一沉，这银条已牢牢贴数到了瓷口上，开始凝固。他趁机掐边压缝，填补崩口内缺，然后把工具放下，双手拇指捺住边口转了一圈。待得收手之时，这琮式瓶口已牢牢镶上了一圈银边，非但不显突兀，反而增添了几分雍容。/ 113

第六章 对峙细柳营

古玩这东西，很讲究传承，你是从哪儿收购的，从哪座坟里刨出来的，都得交代清楚。国外很多博物馆，你不说清楚来历，人家根本不收。他既然这么问，显然是不大相信我会有五罐真品。青花人物

罐子多了，光是卫辉就有大批“鬼谷子下山”罐的仿冒品。我说我手里有，可怎么证明是真品？我早预料到他会有一问，呵呵一笑：“口说为虚，眼见为实。来历什么的不重要，不妨见见真章。”然后，我从怀里掏出一片碎瓷片，搁在石桌上。看到这瓷片，柳成绦的脸终于变了颜色。 / 143

第七章 青花罐，龙走纹

它的大小、形制，和我见过的“三顾茅庐”罐并无二致，只是纹饰不同。正中坐着一位戎装大将，左手扶案，右手捋髯，不怒自威。旁边一位军士打起一个旗幌，上书“周亚夫”三个字。还有一匹西域骏马系在树边。除了这些主要形象，装饰用的柳树、卷草、祥云、碎花等物，风格和其他两罐如出一辙。看来这就是五罐中的第三件——“周亚夫屯兵细柳营”。不过比起“三顾茅庐”的儒雅之气，这个罐子更显得威严肃杀。 / 169

第八章 脱险

有时候，底牌不需要欺骗，真实才更有力量。老朝奉和我们许家渊源深切，而且我先后经历了“佛头案”和《清明上河图》风波，与他关系匪浅。纵然老朝奉的组织里大多数人并不知道我的相貌，但许愿这个名字，应该是相当有知名度的。正因为我太有名了，所以我算定柳成绦不敢擅专，一定会先请示老朝奉，只有他才有权处置我。本来我不想这么轻易暴露身份，但眼看自己都快被烧成瓷了，也只好用出最后这招保命了。 / 205

第九章 解密五罐

根据文书的说法，当时丰臣家有一位痴迷茶器的近臣，许下重金，悬赏收买柴窑精品。然后有一位大明商人来应征，说已经设法从大明取得柴器十件，运来日本。结果这位商人拿走订金之后，再也没了消息。近臣拜托岛津家着意打听，许三官也暗中询问，才知道原来许信在日本取回佛头后，返回途中恰好遇到这条叫作福公的海船。许信发现船上居然藏有柴器重宝，皆是官中之物，遂勃然大怒，要

求对方立刻回转大明，见官自首。双方一番争斗之下，许信将这条海船击沉，可惜那十件柴窑名器也随之沉入海底。 / 235

第十章 最后一个罐子的下落

我的脑门顶在玻璃柜上，尽量凑近。这么轻易就看到了它，我总有一种不太真实的感觉。前三个罐子，我们都是历尽艰辛才能接触其中的秘密，现在第四件如此轻易地出现在面前，还真有点不太习惯。其实，古董这一行就是这样，众里寻他千百度，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。有时候事情根本没那么复杂，远比你想象中简单。 / 26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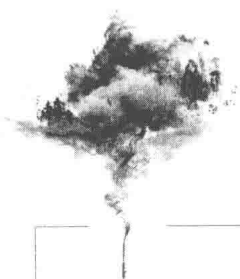
第十一章 海上争锋

我原本以为跟陆地上似的，拿着宝藏图总能找到。林教授正色道：“甚至在一些极端情况下，整条船的保存条件不好，木质零件被海水腐蚀、糟朽，然后漂散，最终整条船彻底消失。你们得做好这个心理准备。”“那您估计这次的成功概率高吗？”我问了一个有点傻的问题。林教授看了我一眼：“这一带的海底水文资料，我国非常缺乏，我们只知道属于大陆架的延伸部分，水深不超过一百米，海底相对平缓，找到沉船概率不低。不过，附近是冲绳海槽，如果沉船移动去了那边，甚至跌入槽底，那就彻底没有希望了。” / 303

第十二章 老朝奉的身份

我隔着潜水镜，看到这家伙眨了眨眼睛，指了一下旁边的沉船，两个大拇指交抵，八指交拢，拜了三拜，手背翻转，再拜三次。我看到这个古怪的手势，心中不由得一动。这是一种古老的江湖手势，如今已不多见，叫作“生死拜”。这是一种极其严肃的承诺，九死不悔，手背翻转，意为不负所托。他冲着沉船做生死拜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他和谁立过承诺？ / 337

尾声 / 375



古董局中局4

第一章

凤凰山下的意外发现

这是一座位于通县的老四合院，旁边就是通惠河。门口摆着两尊磨得看不清形状的蹲虎石礅，门楣上还残留着缠花纹路，看来是座前清的老宅子，原来的主人身份恐怕不低。

可惜任当年如何风光，如今也成了云烟。这宅子历经多变，门前残破斑驳，东一道烟熏火燎的痕迹，西一片没抹干净的“文革”标语，墙边一溜儿垃圾筐，还有辆没轮的破自行车斜躺在大竹笤帚旁边，前挡泥板高高翘起。

大门是两扇刷了黑漆的木门，漆挺新，门板上却沟壑纵横，看来颇有年头。我站在门前，抬起手臂，心脏几乎要冲出胸腔。

门的那一边，就是老朝奉。

我与他只隔着一扇门板。

我们许家三代跟他的恩怨，在今天即将一次结清。

我伸出手臂，朝前轻轻一推，门虚掩着，一推就开了。锈蚀的门轴发出“吱呀”的声音，仿佛在提醒主人有客上门。

门后的照壁已被拆掉了，只剩下半截残垣。我一进门，便能把整个院子尽收眼底。院子不大，最先注意到的是院子正中立着一棵槐树，这槐树被雷劈毁了一半，剩下半截歪歪扭扭的枝干向天空伸展，像极了一个巨人高举双手，大声呼救。

看这槐树的粗细，想来得有几百年寿命。老北京一般不在院子里种槐树，不吉利，但也有句话，叫“院有古槐，必是老宅”。能有这么老的槐树，这宅院来历应该不一般。

一个人站在槐树前面，背对着我仰望树顶，像是在欣赏一幅后现代油画。他个子挺拔，比我高出足有一头，西装笔挺平整，一个褶皱都没有。

奇怪的是，看身形，他的年纪并不老，这不可能是老朝奉。

这人听到我的脚步声，缓缓转过身来。我第一反应是惊讶，忍不住大喊一声：“药不然？”可当最后一个字滑出口之后，我意识到认错人了。

他的相貌和药不然有八分相似，但气质却截然不同。药不然无论何时都是一副嬉皮笑脸、玩世不恭的浪荡模样。而眼前这人面色木然，眉间有三道淡淡的“川”字皱纹，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。

“你不用找了，这院子里没人，老朝奉不在这里。”他对我说道。

很标准的普通话，一点京腔痕迹都没有。我急忙环顾四周，果然两侧厢房里都静悄悄的。我不敢相信，亲自钻进屋子里找了一圈，里面摆设很整洁，但空无一人。

我一下子怒气翻涌起来。这怎么回事？我花了如此之大的代价，好不容易要见到老朝奉，这个横里闯入的家伙凭什么来指手画脚？

“你到底是谁？”我怒吼道，攥紧了拳头。

他扶了扶金丝眼镜：“你果然和传说中一样容易冲动，许愿。”

“别转移话题！你到底是谁？”我上前一步，气势汹汹。

他不闪不动，语气一点起伏都没有：“第一次见面，我是药不然的哥哥，我叫药不是。”

药不然的……哥哥？！

我不由得仔细端详了他一下，对方的表情冷冽而漠然，像是块冰。我从前依稀听药不然提过，他有个大三岁的哥哥，对古董行当没兴趣，很早就被家里送去美国了。这哥俩风格差异可真不小，除了相貌，没一个地方相似的。

可是，药不是为什么会突然回国？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老朝奉的院子里？难道他也是老朝奉的手下之一？

一念及此，我不由得心生警惕，退后两步。药不是开口道：“我也刚到不久，老朝奉应该是提前离开了，我没有见到。”

他说得坦然，但可把我给气坏了。原来是这么回事，老朝奉本来只约了我相见，一看居然有一个外人先跑过来，以他的警觉性，自然是立刻抽身离开。我人生中大概最重要的一次会面，居然被这不相干的人搅黄了！

“你怎么会知道我们在哪里见面？”

“我一直在监听你的电话。”

我顾不得风度，一把揪住药不是的领带：“这是我许家的恩怨，你来瞎掺和什么？”

药不是个子高，被我把领带往下那么一拽，整个人朝前弯下腰。他就这么俯视着我，一字一顿：“我爷爷因为老朝奉被迫自杀，我弟弟成了通缉犯，你说这事跟我有没有关系？”

我的手一颤，倏然松开他的领带。

是啊，老朝奉害的可不只是我许家一家，药来受他胁迫，就死在我面前；药不然就更别说了，我至今也不明白他为何投靠老朝奉。他们药家两代中坚一死一叛，可以说是元气大伤。

我盯着药不是，想从他眼中看到复仇者特有的愤怒，但我只看到了平静，死寂般的平静。

药不是后退一步，把领带重新捋平，语调不急不缓：“家中遭受如此巨变，旁人都靠不住，我只好亲自回国来解决。”说到这里，他扶了扶镜框，冷冷道：“我必须指出，许愿，你真是令我失望。”

我略感愕然，不知他为何这么说。

“刚才一提老朝奉，你就急吼吼得像个疯子，完全失去了冷静。以你这种心态，就算真见到老朝奉，又能报得了什么仇？”他的话就像一根根标枪投过来。

“说得你好像很了解我似的。”我低声咕哝。

“你重返五脉后的一切行动，我都仔细研究过。《清明上河图》那件事情，你急于找老朝奉报仇，自己犯浑冲动，才一脚踏入了百瑞莲的陷阱。我以为你会因此长点记性，可刚才你的表现证明，根本没长进！”

我忍不住反唇相讥：“把老朝奉惊走的人，可不是我。”

药不是道：“即使你见到了老朝奉，然后呢？你认真想过没有？”

他这一句话，一下子提醒了我。先前我沉浸在即将见到老朝奉真面目的激动中，还没顾上想清楚，一旦见了面，要怎么和他了结恩怨，到底是扭送当地派出所，绳之以法，还是手刃元凶？

我不吭声了，药不是继续道：“你有没有想过，老朝奉这么狡猾的人，怎么会主动现身邀你见面？他绝非良心发现，必然有所图谋。你这点都想不透，就慌慌张张跑过来，只会一头栽进陷阱里，重蹈《清明上河图》的覆辙。”

他的声音冷峻透彻，如同一把手术刀，一刀刀地削去我的侥幸。我被他批评得有

些恼火：“这与你无关！”

药不是眉毛轻抬：“怎么没关系？你得和我一起去把老朝奉给揪出来。我的搭档，可不能是个白痴。”

我一时无语，这自说自话的本事，他弟弟和他倒是一脉相承。这才见面不到十分钟，他擅自监听我电话的事还没说清楚，倒已经开始挑剔起我的毛病来了。

“神经病！”

我甩下一句话，转身朝门口走去。一个莫名其妙的人，一个莫名其妙的提议。我若是二话不说就听他的，那才是失心疯了。

“你不想抓到老朝奉？”

“这个我自己会想办法。”

“难道你也不想搞清楚，我弟弟为何出卖你？”药不是的声音从我背后响起。我迈出门的动作僵住了，像被一根绳子牵住了脚脖子。

药不然现在是我心中最大的一根刺、一个谜。如果说老朝奉是我要了结的仇恨，那药不然就是我急需解开的心结。他确实背叛过我，但也救过我。那家伙玩世不恭的面容背后，到底隐藏着什么心思，我从来没搞明白过。

药不是轻轻叹息了一声：“他到了今天这步，我也始料未及。这家伙到底是怎么打算的，我这个做大哥的，从来没搞明白过。我们两个联手，也许可以弄清楚。”

我心里犹豫了一下，这个提议听起来很诱人。不过，我转念一想，这大概是药不是的策略，我可不能被他控制了谈话的节奏。

一个凭空出现的家伙，一份突如其来的邀请。我虽然鲁莽，可也不至于如此轻信。

我沉思片刻，转过身来：“这件事太大，光我们两个可不够。今晚家里有个聚会，五脉齐聚。你有什么想法，不妨到那时候提出来，大家群策群力。”

今晚五脉确实有个聚会。老朝奉的实力深不可测，想要抓住他，必须要借助五脉的力量才有可能。

不料药不是“嗤”了一声，一脸鄙夷地摇头：“药家的公道，我会讨回，但不会指望他们，那些家伙没有一个靠得住。”

我双眼一眯，这可有意思了。听药不是的口气，显然是打算甩开五脉单干。可我记得，他根本不是混古董圈的。一个常年在国外的外行人，想单枪匹马挑战老朝奉？

亏他还说我有勇无谋，我看他才是不自量力。

药不是似乎无意解释，他挥了挥手，甩过一张名片来：“我这次回国，五脉几乎没人知道，我对无聊的聚会没有兴趣。如果你改变了想法，就来华润饭店找我。”

说完之后，药不是转过身去，继续仰头欣赏着那一棵扭曲古怪的槐树。不知道他看什么看得如此入迷。

我长长叹了口气，来的时候满怀期待，没想到结局会是如此莫名其妙。带着遗憾和愤恨，我走出了这座宅子。老宅邸的门“吱呀”一声关起来，只留下个空荡荡的院子、一个人和半棵残缺的槐树。

迈出院子，我忽然没来由地想起一个古老的风水故事。

一个富商在院子里种了棵树，没想到接下来家里却灾难连连。一个路过的风水先生说：“您这院子，不吉利啊，院中有树，乃是一个‘困’字。”那富商一听大惊，慌忙把树给砍掉，但还是老出事。风水先生说：“您把树砍了，院里只剩下人，岂不成了一个‘囚’字吗？”

这一院一树一人，岂不是我身后那座老宅邸的格局吗？我不是迷信，但这次老朝奉没见到，却一头钻进这样的风水格局里，“困”“囚”二字，莫非真的是什么预言？

五脉聚会，并非一个托词。当天晚上确实有一场家宴，名义是迎接《清明上河图》顺利归京，刘局牵头，召集五脉成员庆祝一下。

刘局为了攒这一局可是煞费苦心。《清明上河图》的风波是我惹出来的，五脉中很多人对我十分不满，借这次机会，也算是化解一下矛盾，为许家重回五脉铺垫一下。

可惜几位重要人物都缺席：药来去世，黄克武在香港养病未归，刘一鸣身体不太舒服。烟烟因为要照顾爷爷，也一直留在香港。结果偌大的一个席面上，我的熟人除了刘局，就只有青字门的沈云琛，其他都是各门的小辈，说不上什么话。

酒逢知己千杯少，话不投机半句多。虽然刘局在席间高谈阔论，极力想把气氛弄热络点，但我跟这些出席者之间，实在没什么好聊的，敬了一轮酒后，基本就是各吃各的，气氛有些尴尬。

在座的人里，沈云琛辈分最高。她对我态度还不错，一见面就送了我件道光年间的檀木小葫芦挂饰，说可以逢凶化吉。葫芦上下两截，各刻着“称”“许”二字，不值什么钱，彩头倒好，看得出是花了心思挑选的。

青字门沈家在五脉里不是大宗，以木器为主营，所以，无论是佛头案还是《清明上河图》风波，沈家都没参与。除了有一位沈君跟着老朝奉混之外，青字门一直置身事外，存在感不是很强。正因为如此，我才能跟沈云琛平心静气地聊上几句。

说起刘、黄、药几位掌门的遭遇，沈云琛唏嘘了几句。她告诉我，鉴古学会的商业计划已经准备得差不多了，这次成功地阻击了百瑞莲登陆之后，正是启动的好时机。

我对五脉商业化一直持保留态度，明眼梅花这么多年的声望，是靠立身中正才得来的。如今裁判亲自下水踢球，掺杂太多利益，这公正程度恐怕要打一个折扣。不过，话说回来，五脉的店铺，早已开了一家又一家，如今不过是把这层面纱揭开而已。开放搞活，经济建设先行，这是整个时代的大趋势，不可逆转。

“所以，我跟你说，古玩这块阵地，我们不去占领，敌人就会去占领。”沈云琛乐呵呵地说，眼神里闪动着光芒。

不怪她如此上心，鉴古学会商业化真启动起来，青字门恐怕将是得益最大的。

要知道，木器在古玩界被称为“小器”，也叫“青器”。这个“青”既是指木质发青，也指“年青”。其他门类诸如金石、瓷器、字画，动辄可以追溯到汉唐宋元。而木器不易保存，收藏以明清为主，再往前就不多了。

青归青，但木器一直是个获利颇丰的行业。古玩讲究“三年不开张，开张吃三年”，贵出贵进。木器却是薄利多销，每一件价不高，但买的人多。原因很简单，别的古玩那是拿来玩赏的，木器，尤其是家具，那是拿来用的。商业化放开之后，单是仿古家具这一项，销量就不可低估。

沈云琛兴致很高，跟我絮絮叨叨地说起木器行当里的这些事，又讲起最近准备搞一个仿古家具展销的全国巡展计划。我一边微笑一边听着，偶尔还点点头。沈云琛说了半天，意识到光她自己说了，于是侧过身子来，问我接下来有什么打算。

我想了想，觉得这是个好机会，于是拿起一只汤匙，敲了敲茶杯。当当响过几下，席上的人都不说话了，全都盯着我。

“有件事得跟大家商量一下，今天我去见了老朝奉。”

我话一出口，整个席间都沉默下来。在五脉里，“老朝奉”是个禁忌之词，我忽然提起这个名字，大家都屏息凝气。就连刘局和沈云琛都搁下筷子，带着不同的表情看过来。

我把今天跟老朝奉见面的前因后果约略一说，当然，药不是的事我没提，只说找

到了那座老宅子后，却扑了个空。

我环顾四周，开口说道：“老朝奉是什么人，我想不必多说，诸位心里都清楚得很。这次我没有捉到老朝奉，可也不能放任他继续害人。希望诸位群策群力，跟我一起把这只制贩假贗文物的黑手彻底斩断，履行五脉的责任。”

在座的人都纷纷点头，举杯表示支持。老朝奉是五脉的天然敌人，对付他是理所当然的事。

“老朝奉让你去那儿见他，却没出现？”刘局皱着眉头，插嘴问道。

“是的。”

“发现什么没有？”沈云琛追问。

“有，我在那里发现了这个，我猜是老朝奉遗落的。”我从怀里掏出一样东西，轻轻搁到桌上的玻璃转盘上，席上立刻响起不少人的低声惊呼。

席间沉默了一下，众人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风向开始发生了微妙而有趣的转变。

“五脉刚刚渡过危机，个人认为，现在不宜轻举妄动。”

“抓老朝奉是应该的，不过，许愿你小子之前异想天开，把家里折腾得鸡犬不宁，这次得想清楚才成，别又中了别人的圈套。”

“咱们就是个民间协会，线索给有关部门，让他们去抓就好了。”

“自古以来，贗品就没断绝过。拿下一个老朝奉，就能保证再没贗品了？天真！”

不少刚才还点头称许的人，现在态度都暧昧起来，还有人大泼冷水，居然一个明确支持的都没了。就连沈云琛都拍拍我的肩膀：“小许，此事牵系太广，还须从长计议。”

听着这些话，我的表情还在笑，面容却越来越冷。

我搁在桌子上的那件东西，是一件清代的断口豆青丹药瓷瓶。丹药瓶不大，高八厘米，表面沉釉无纹，很小的一件东西。

这其实是一件典型的贗品，釉色虚浮，断口白碴儿，稍微有点文物常识的人，都能看得出来。但这件东西，同时也是一个试探。药瓷瓶很少有假的，不经济，单独造假不值当。当这个都出现贗品时，就意味着背后隐藏着一个巨大的制假势力，他们已经达到一定规模，连这种小物件都能产生利润。

其实，这小药瓶是我来之前随手拿的，跟老朝奉没关系。我就是想试探一下，看看五脉中人的真实态度。果不其然，这些家伙一看到这个小瓷药瓶，有的是被瓷瓶背